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AN PHILOSOPHY

欧洲哲学通史

冒从虎 王勤田 张庆荣

(上卷)



B5
M414:2
:1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欧洲哲学通史

上卷

冒从虎 王勤田 张庆荣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书荣获

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哲学	(12)
引 言	(12)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的前史:神话中的哲理	(14)
一、关于本体的思想	(15)
二、对世界的普遍原则的一些认识	(16)
三、关于社会不断进化的思想	(17)
四、人本主义思想	(19)
五、最原始的自然哲学思想	(21)
六、酒神和奥尔弗斯教派的神秘主义特征	(23)
第二节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兴起	(26)
一、伊奥尼亚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潮	(28)
二、南意大利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44)
三、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	(64)
第三节 雅典哲学的繁荣	(85)
一、智者学派的兴盛	(88)
二、苏格拉底的目的论哲学	(95)
三、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	(103)
四、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哲学	(130)
第四节 希腊晚期的道德哲学	(164)
一、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和道德哲学	(166)
二、斯多葛派的道德哲学	(173)

三、怀疑主义	(178)
第五节 古罗马的哲学神学思想	(181)
一、古罗马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潮	(182)
二、古罗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潮	(189)
三、基督教教父学和奥古斯丁的宗教哲学	(199)
第二章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209)
引 言	(209)
第一节 经院哲学的先声	(212)
一、波爱修的理性神学哲学	(213)
二、爱留根纳的泛神论哲学	(218)
第二节 经院哲学的形成;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	(223)
一、经院哲学的形成	(224)
二、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	(225)
第三节 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异端异教运动的兴起	(231)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体系	(233)
二、反正统神学的异端、异教哲学思想	(245)
第四节 经院哲学的解体;唯名论的兴盛	(254)
一、罗吉尔·培根	(254)
二、邓斯·司各脱	(258)
三、威廉·奥康	(262)
第三章 十五—十六世纪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思潮的兴	
起	(267)
引 言	(267)
第一节 人文主义文化运动中的抽象人性论	(270)
一、人的本质:感性欲望	(271)
二、人的本质:理性	(275)
三、人的本质:自由、平等和博爱	(278)
第二节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个人主义思想	(284)

一、路德的“因信得救”的宗教哲学	(285)
二、加尔文的“预定论”的宗教哲学	(289)
第三节 自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293)
一、库萨的尼古拉的泛神论	(295)
二、达·芬奇的科学方法论	(296)
三、特莱肖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	(298)
四、布鲁诺泛神论的唯物主义	(299)
第四章 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各国的经验论和唯理论	(311)
引 言	(311)
第一节 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	(316)
一、培根	(318)
二、霍布斯	(342)
三、洛克	(368)
第二节 十七世纪大陆唯理论	(392)
一、笛卡尔	(392)
二、斯宾诺莎	(412)
三、莱布尼茨	(434)
第三节 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经验论	(451)
一、贝克莱	(452)
二、休谟	(466)

导 言

正像东方各国的哲学史一样，欧洲哲学史也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欧洲哲学史从世界观方面反映了欧洲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欧洲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历史上哲学发展的较为完整、系统、典型的材料和线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创立的理论前提，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渊源。因此，研究欧洲哲学史对于我们概括和总结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分析考察现代西方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欧洲哲学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逐步丰富和深化的过程。^①欧洲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结合欧洲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探索和揭示这种认识逐步丰富和深化的规律性。

依照这样的观点，就应当把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看作是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长青之树上的各种花朵，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不同环节或阶段。由

① 哲学史同各门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以及精神科学史一起构成了人类的整个认识史。作为整个认识史的一个部分的哲学史，着重探讨的是人类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对于宇宙一般法则的认识发展的规律。

于它们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科学地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① 欧洲哲学的发展所反映的人类认识发展，也不是直线上升、径情直遂的，而是由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构成的一条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尽管如此，历史上新旧哲学的更替，毕竟是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前进。一般地说，在历史上后起的哲学家总要提出某些新的原则，力图克服以往的哲学家所具有的偏颇和不足；但是，无数事实又表明，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往往赋予自己提出的新原则以最大的普遍性，使之绝对化，从而造成新的片面性和缺陷。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假象：哲学史似乎是一座谬误陈列馆。但是，人们倘若不是拘泥于被哲学家们绝对化了的具体的哲学命题或结论，而是能够透过这些命题或结论去寻求、发掘它们所体现的新的原则，那么，就不难发现，正是哲学家们相继提出的这些新的原则，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标志着人类的认识逐步深化和丰富。因此，要科学地评价一种哲学思想，就不应该仅只是孤立地考察它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尤为重要的是应当深入探究它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对推动人类认识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例如，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批判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刚一问世，便受到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责难和非议，而且未过很久就被人们抛弃了。但是，笛卡尔的这一命题所体现的一种新的精神、新的原则，即推崇理性、主张以理性为尺度去审查、改造人类知识的原则，却启迪了整个欧洲近代哲学。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由此看来，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克服认识中的片面性，逐步接近真理的历史。

从欧洲哲学史上看，哲学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是通过哲学中的各种不同的倾向的矛盾和斗争而展开的。在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欧洲哲学史曾出现过非常众多的哲学流派：朴素唯物论、形而上学唯物论、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二元论、泛神论以及不可知论，等等。欧洲哲学史的实际过程就是由各个时代的不同哲学派别之间的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和错综交织所组成的，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矛盾和斗争则是贯穿整个欧洲哲学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在欧洲，长达数千年的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虽然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但是哲学家们对于分歧的焦点或关键却是逐步明确的，就是说，在历史上，哲学家们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欧洲古代哲学虽已出现了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彼此对立的哲学派别，但是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认识还是直观的、朴素的，并不十分明确清楚。譬如，古代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者就主张“万物有灵论”，或者把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细的、圆滑的物质颗粒。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漫漫长夜中走了出来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被近代欧洲的哲学家们“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黑格尔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哲学的起点”，认为它“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②。费尔巴哈也直率地指出，全部哲学史就是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周围兜圈子。^③恩格斯总结了近代欧洲的哲学发展成果，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③ 参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

进一步作出更明确的概括：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①，“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②，任何一个较为彻底的哲学家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凡是断言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哲学家，便组成唯物主义阵营；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哲学家，则属于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系统地阐释了哲学认识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哲学认识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哲学史研究工作指出了一条基本的线索。

当然，在历史上，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都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决不是千人一面，同唱一曲。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就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判别一个哲学体系在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而应当深入地分析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哲学派别在坚持一定的哲学路线的基础上是如何具体地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只有这样，才能对哲学和人类认识的历史有真切的了解。同时，也要看到，历史上各派唯物主义哲学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根本原则，贯彻的是一条人类认识真理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在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或缺陷。历史上各派唯心主义哲学坚持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根本原则，在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贯彻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但是，各派唯心主义哲学也是人类认识真理过程中的中介或环节，它们不仅为人类认识真理提供了某些失足的教训，而且在某些唯心主义哲学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份或真理的颗粒。上述错综复

①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

杂的情况表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主要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相互斗争、彼此贯通的历史。因此，把哲学史看作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把哲学史看作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的发展史，这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事物作出的概括，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只有深入剖析历史上各派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矛盾发展过程，才可能深刻揭示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总之，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又斗争、又统一的矛盾发展的历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①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第二方面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这是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在欧洲哲学史上，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问题存在着复杂的情况：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而且还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可知论；不仅有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而且在某些唯物主义哲学派别中也包含有不可知论的因素或倾向。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说，可知论明确肯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应算做是一种正确的认识论路线。但是，有的可知论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有的可知论具有绝对主义、独断论的性质，这就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它们对于可知论的认识论路线的贯彻。不可知论否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论路线，但是在欧洲哲学史上确有一部分不可知论者较为深入地探索了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的方面，对于克服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独断论，也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从这个方面上说，不可知论对于人类的认识发展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东西，而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探索。因此，研究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之间的矛盾发展，也是欧洲哲学史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欧洲哲学史上，围绕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矛盾和斗争。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本质上是错误的。但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也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曾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欧洲哲学史上不仅有同自发的辩证法相结合的朴素的唯物论，而且还有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不仅有形而上学唯心论，而且还有辩证的唯心论。在欧洲哲学的发展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斗争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古代自发的辩证法被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否定；尔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为德国古典哲学中自觉的辩证思维方式所否定。发展观方面的这种否定之否定，反映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进步。同时也必须看到，唯物论不与自觉的辩证法相结合，固然不能把唯物主义哲学路线贯彻到底，而自觉的辩证法一旦被唯心主义缠身，最终也势必要堕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因此，自觉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结合，乃是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历史必然。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能游离于社会物质生活之外。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并给予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重大的影响。欧洲哲学的发展，植根于欧洲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占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古代欧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欧洲封建主义社会创造了经院哲学这个独特的哲学形态。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又把欧洲哲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欧洲哲学发展的各个

阶段，都是它们赖以产生的一定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升华。反过来，哲学也给予一定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在欧洲历史上，一些哲学思潮曾经成为维护腐朽的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而另一些哲学也曾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先导，奏出过时代的强音。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的基本方法。列宁指出，要认清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一切异常繁杂的社会问题，“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①在欧洲，哲学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欧洲哲学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是由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人们创造的，都反映着一定阶级的要求，服务于一定阶级利益。譬如，欧洲十五、十六世纪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就是当时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股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潮。如果撇开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和市民——资产阶级兴起等历史现象，人们将不可能认清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的本质，无法正确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解剖刀，用于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其中包括各种哲学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它是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一个基本方法。

但是，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关系，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往往呈现为十分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复杂的情况，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和现实政治斗争的直接体现。就欧洲哲学史而论，确实有不少进步哲学家由于自己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遭到敌对阶级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哲学和现实政治斗争的联系并不始终都是直接的、明显的，而是时隐时显的。这是因为，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最抽象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研究宇宙的最一般规律，并从最一般原则的高度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意义。如果把历史上提出的任何哲学命题，或者把一切哲学理论的探讨都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直接地挂起钩来，就会造成混乱，不能真实地揭示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就一个哲学家而言，他的哲学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往往不是绝对一致的。当一个哲学家创立一种哲学体系时，除了受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左右外，还会受到他所接受的传统观念和当时科学文化的影响。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会纯而又纯，实际上都包含有各种矛盾的倾向。如此等等，都会使哲学倾向同政治倾向之间出现程度不同的背离或摆动。至于一个哲学家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倾向在不同时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就更为普遍。我们还看到，社会阶级同哲学的关系也有复杂的情况。不同的阶级通常都有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哲学倾向。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也可以利用同一种哲学思想来论证和宣传本阶级的利益，通过同一种哲学形态表现各自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阶级要求。同一个阶级在自己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哲学倾向。即使是同一个阶级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等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它们各自的哲学倾向也常常有显著的差别，甚至表现为尖锐的对立。此外，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斗争，有时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新兴力量和腐朽力量的矛盾斗争，有时则反映同一

阶级内部各个不同社会集团、阶层之间激进和保守的矛盾，有时也反映着同一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哲学倾向变化。

由上述可见，对错综复杂的哲学发展过程进行阶级分析，必须严格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到处乱贴标签，用某一个僵死的模式到处乱套，就会陷进简单化、庸俗化的泥潭，不可能客观地说明哲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因此，在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必须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而不应当是简单化的、庸俗的。

哲学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部门。任何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自己时代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欧洲哲学史上，古代希腊哲学最初的历史形式是自然哲学，它的任务是揭示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的起源。后来，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相继从笼统的理论知识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知识部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尤其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又相继成为独立的知识部门。在上述过程中，哲学不仅要以各门知识作为理论概括的基础，而且还从中直接袭用某些方法去构造哲学体系。例如，运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建立哲学体系，用古典力学的定律去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事实表明，哲学为着从总体上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中汲取养料，丰富和充实自己，进而作出理论概括，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如果哲学离开了各门知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欧洲哲学史表明，正是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知识的不断丰富，不断更新，推动了哲学家们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对于宇宙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不断加深。

但是，哲学对于各门知识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工作都是由人去做的，而一定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该时代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去积累和更新知识的。所谓普遍的

思维方式，就是在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例如，十六、十七世纪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某些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曾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起过阻碍作用。不难看出，研究哲学史，研究作为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必须研究哲学与其他各门知识的相互关系。如果忽视对历史上科学和文化的研究，就不可能对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作出科学的阐释。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贯性，人们不能随意割断历史。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创立，按其本质说，是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但在思想材料上，它又都是从历史提供的思想材料出发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在思想材料上的这种连续和影响的关系，表现了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

在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继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批判的过程。哲学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是相对的，哲学受当时政治、经济关系的决定则是绝对的。在历史上，任何阶级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是按照自己的阶级要求确立对历史文化思想资料的取舍标准，通过对历史文化思想资料的批判、改造而达到的。正是这种继承和批判的矛盾，推动着哲学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因此，通过哲学发展的继承和批判关系的研究，可以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学习人类认识史。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同时，还应注意，哲学发展的这种历史继承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由于条件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特点，即传统的风格上的差异。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差别，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也和民族的传统、民族的风格的不同有密切的关系。

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近代出现的事。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使哲学从神学附庸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并由此开始了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实现了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欧洲哲学史。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对于哲学史观及有关的方法论原则作了探讨，其中有许多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能够给人们以启发。但他毕竟是唯心主义者，他的辩证法思想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也不能贯彻到底。近百年来，欧洲出版了不少哲学史著作，其中有些著作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的，可供研究参考。但是，由于囿于旧的哲学史观，这些著作终不能科学地阐明欧洲哲学发展的规律。真正科学的哲学史观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为欧洲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主义者，历来十分珍惜古典哲学遗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又是阶级论者，对历史遗产始终坚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反对无批判的兼收并蓄。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整理和分析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思想，科学地阐明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优秀哲学遗产，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所面临的课题，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欧洲哲学史的根本目的。